了凡先生说改过

□吕达余

“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过而能改,善莫大焉。”这句源自《左传》的古人名言,对于中国人来说,影响是比较大的。人说这句话的时候,往往是出现过错了,对别人是一种劝慰,对自己是些许宽解。只是我以为,即便是圣贤,也会有过的,可能比常人少,或不会犯大错,犯致命的错误。

既然人犯过错难免,就要讲究改了,怎么个改法?这个说得不够。只说改了就好,就有些简单化。不简单化,发挥延伸,待高人出。

明代有个袁了凡先生,写了一本书《了凡四训》,是他教导自己孩子的家训,其中有一训专讲改过之法。他说:“过有千端,惟心所造;吾心不动,过安从生。”认为改过要从心而改,因为过由心生。所以“学者于好色好名好货好怒种种诸过,不必逐类寻求;但当一心为善,正念现前,邪念自然污染不上。如太阳当空,魍魉潜消……”作者举诸种人生过错,如好色好名好货好怒,你犯一个改一个,逐一对付,这个就不正确。但得人有心趋善,胸有正念,何可为何不可为,自然有个分晓,如太阳当空朗照,邪念自然就消。所以了凡先生认为:“过由心造,亦由心改,如斩毒树,直断其根,奚必枝枝而伐,叶叶而摘哉。”如处置一棵朽树,只断枝摘叶不成,须要伐其根本。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,是要解决“三观”问题。这是要从根本上改,从根本上避免犯错。

“苟未能然,须明理以遣之;又未能然,须随事以禁之。”对待犯错误的人,这是下等的做法,不得已的做法。你做不到从心而改,自己不明白犯错了,就告诉你此中道理,明白道理了就会改,这叫明一理而改一错。如果连道理都不懂,只好动外科手术,就是要修理你了,用外力来进行强制,告诉你这事不能做。今天的举措就是组织处理,或请你进监狱服刑。这个过就改得被动,不是善莫大焉了。这些是从枝叶上改,未涉及根本。但是这类改错的人,比例上较大些,大约圣贤终究少。酒色财气,世俗之人,终不可免,过易出错。不然,今天也不必制定那么多的制度规定,也不要警察监狱与法院了。

上述这两种改法,是有很大区别的,人固不可不察。

但是了凡先生还没有完,他想得非常深透周全。了凡先生提醒前一种人,虽然这类贤者觉悟很高,根正苗红意志坚定,但要注意:“以上事而兼行下功,未为失策。执下而昧上,则拙矣。”即便自己思想上很正,上端的大方向没有问题,同时也注意下端具体小节,这不算是失策的事,也就是周全的事。以为自己犯不了大错,搞什么“酒肉穿肠过,佛祖心中留”,是很容易出问题的。大规矩固不能坏,小规矩也不能破,控制心念须从小节着手。否则,枝叶朽凋也会坏及根本。反之,了凡先生又提醒说,平时注意生活小节,时时警惕犯错误,而不知何为对何为错,脑袋上的问题没有解决,这是很笨拙的修身方法,也是容易犯过错的。

若论改过或防过,最好最切实的办法,是从根本上端正,从小节处入手,或可有过改过,甚或做到无过。在这个基础上,我们似乎才可说:过而能改,善莫大焉。不然的话,笼统说过而能改,就好,让人有些茫然,会出现过而改,改而又过,循环不已,这就患了断不了根的毛病。了凡先生自己就是楷模,在本书里说了很多修身的心得,讲了不少本末兼修的办法。虽然他是从修禅行善的角度说的,讲了不少佛家因果轮回之说,但我以为其间道理与作为,凡俗之人也是适用的,不然你可学一学试试?

诗意梨花写晚春

□宋殿儒

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,然而也是个令人难以左右的伤痛时节。它让沉默了一冬的桃梨杏们都妖艳拟出,而它也让它们在柔软的风里脱离枝头……

梨花和桃杏一样,没有缘由、也不由自己地在晚春离开了曾经的枝头,离开了曾经风儿的耳语和登枝鸟儿的歌喉,归缩到埋葬它的大地……仰成一桩期盼,用梦的姿态来目浴它自己种下的那粒青涩果子……

我常常以为,述说晚春时光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那些洁白如雪的梨花了。梨花不但在大自然中站成了一道独一无二的素白风景,也在人文世界里成为无法替代的凄美忧伤的象征。

“谁知我花为人开,唯有诗人人心来。”往往是古今文人骚客们最懂花语,最能知情花的心声。

梨花开在春季,花色洁白如雪,有淡淡的清香。它没有艳丽的姿色,也没有馥郁的芳香,以素淡清雅著称。它开时犹是白雪压枝,落时如大雪纷飞,它的一生都是默默无闻的。因而古诗词中的梨花就多与闺怨、伤春、风雨连在一起,表现的是对青春逝去的惋惜,对美好往事的追忆。

“梨花院落溶溶月,柳絮池塘淡淡风”这是宋朝晏殊描写的唯美诗句。但透过唯美的梨花夜景,反透出了诗人怀念故人的惆怅心境。那时,满院的梨花开得正好,一树树皆是雪白之景,如冰雕玉砌而成,在月光之下,小院里月华如水,温润如玉,一汪月色倾泻在梨花上,铺洒在你我的身上是多么梦幻美好。可是梨花、月色……都在,当年的人呢?

美有时候就是伤感的引信,美丽的梨花,落英的柳絮,就是给人一种缠绵悱恻之感的晚春信物。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借用晏殊这两句诗,创设出同样迷离的意境,“月色溶溶夜,花阴寂寂春;如何临皓魄,不见月中人”,景虽好,然人不见,作者只有“几日寂寥伤酒后,一番萧瑟禁烟中”,这是何等落寞消沉。

在古诗人浩瀚的梨花诗词中,我最欣赏的是无名氏的那首《杂诗》名句:“一树梨花一溪月,不知今夜属何人?”

此诗是一首怀乡的愁怨诗。我们可以想象它的意境——故乡的梨花淳朴可人,没有富贵之姿,但在饱经世事风霜的作者看来,却有温暖人心的力量。想必此时,故乡的梨花开满了一树,与之相伴的还有满溪的月光,梨花与月相遇,多少美妙的情事都可以生发出来,多少温馨的回忆被召唤回来!然而,故乡的梨花、月光、溪水纵然很美,也只能存在于诗人的想象中了。今夜的家乡依旧是记忆中的模样,他的美不知属于何人,反正已不属于“我”。结句点出自己苦涩的心情,表达对故乡深深的思念。

“一别如斯,落尽梨花月又西。”这是纳兰《采桑子》的诗句。其意境仍然是借梨花落英来传达诗人清冷、惊艳、伤怀的情感。晚春的梨花是要分离枝头的,人也和梨花一样,就这样分离了。诗人当时的梨花落了满地,枝上已经没有了残留的花瓣,回望天边时,月亮正西沉,而人也离去……纳兰词中梨花是经常出现的意象,那种清冷、那种惊艳都可以通过梨花传达。结句以满地梨花和西沉之月营造出一种清寒的意境,为离情增添了几分惆怅。这一句似乎脱胎于宋梅尧臣的“落尽梨花春又了,满地残阳,翠色和烟老”之句,纳兰于清丽疏淡之处,又增添了一种月色朦胧之感。月是迷离的,梨花是惨淡的,情感是凄迷的,或许这就是“满眼春风百事非”的大春结局吧。

在大自然的晚春里,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动静,是生与死的交替。“春花落尽夏花开,大春没有落幕时。”梨花尽管素白高洁,一生过不了大自然晚春的那个坎,可是它却为这个世界孕育出了一枚枚青青的果实,落英不是落幕,而是用另一种姿势续写生命的春秋。尽管梨花在众多文人骚客那里被作为凄美、伤感、乡愁和幽怨的载体,然而,它却成就了人文世界里无法替代的一袭美景。

我的家乡人喜爱梨花,并种植了万亩梨花园景,引得晚春时光与诗情画意满世界的烁烁其华,我想一定是梨花与人合二为一的朴素情结,怜爱凄美了这个世界。

梨花,大自然因有你晚春不晚时,人文里因有你凄婉而高洁。

铜官山 桃花依旧笑春风 苗青 摄

茶中往事

□鲍安顺

北京的老舍茶馆,早期是街头摆的茶摊儿,粗瓷大碗一字排开,过往的客人掏二文钱丢在桌上,然后捧起茶碗,站在摊旁扬脖喝下。后来,老舍茶馆进了楼,八仙桌雕花椅,店小二提着梁壶把开水冲进小盖碗,桌上还摆放有干鲜果品等茶点,茶客们从容品茗,闲散地谈着世事的兴盛沧桑。有时,茶馆里还有说书唱戏的,后来还放起了音乐唱片,真是往事悠悠,时光似水流年。

我的家乡在江南的一个小镇上,记得年少时,家里茶叶喝光了,做手艺的父亲,病容憔悴,他给我2角钱,让我去街头杂货店买最便宜的茶叶,也称“老干片”。店主人用荷叶包好茶叶,从高高的木制柜台上钩头递给我,我接过后一留烟就跑出小店。那茶叶很劣质,叶片很大很粗,泡出来的茶也很苦,平时家里人是不喝的,只有当家里穷得无钱买米了,父亲才让我去买这种茶叶。父亲从不去买这种茶叶,他说小孩子去,别人不会笑话,大人可丢不起这个脸。在我的家乡,有人家做房子的时候,都用大陶罐泡“老干片”,做工的人累了,歇下来用大碗倒一碗,然后大口喝下去,那情景看得很爽,喝茶的人个个汗流浃背,我惊讶地想,为什么父亲喝茶时皱着眉头,那些人却喝得酣畅淋漓?

三十年前的四月天,我在一座大山里搞林业勘察工作,一整天没吃没喝,傍晚,我精疲力竭地来到山顶的独户人家。主人给我泡了一杯新茶,那可是山林云雾中刚发芽的茶叶尖,我喝了一口顿时感到茶香浓郁,渗透到我的五脏六腑,甚至有一股馨香,弥漫着窜进了我的骨髓深处。那是我喝过的最美味的香茶,从此再也没有品尝过那茶味、那茶香,后来想,那天喝茶时的独特感受,是身体疲极泰来的一种超越与快乐,是如饥似渴后的轻松与释放。

我四十岁生日,太太送我四套茶具:玻璃、陶瓷、紫砂和麦饭石的。那天早饭前,太太用紫砂壶给我泡了龙井茶,中饭后用麦饭石茶具给我泡了铁观音,晚饭酒足饭饱,她又用陶瓷茶具泡了红茶,让我喝了有益消化。那天夜深人静时,我坐在计算机桌旁,太太用玻璃茶具给我泡了杯黄山毛峰,我一口喝后,心情风卷云舒,那茶香的清新雅淡之味溢上心头,仿佛触及到我心灵柔软的部分。我无法忘记那幸福的一天,是太太为我安排了一天的生活,我以恬淡愉悦的心情品尝了各种茶香,享受夫妻间的恩爱情深。

许多喝茶的往事想起来是一种享受,儿时我喝父亲的茶盏,后来太太和儿子都喝我的茶盏,其实共饮一杯茶不太讲究卫生,可是其间亲情弥漫开来,爱在共饮中变得从容淡定,有一种天伦之乐的幸福与快乐。

慷慨四月

□马亚伟

都说寻春须是先春早,早春带给人的那份惊喜,确实如一场漫长等待后的盛宴。冬天太枯寂,早春萌动的生机让人欢喜鼓舞。到了四月,烟柳满城,虽少了早春的几许新奇,却美得那么自信和张扬,有一种慷慨淋漓之美。

春天四月,是慷慨的。大自然把它的精华毫无保留地奉献了出来,简直是倾其所有。

慷慨的四月,到处一片葱茏。柳色渐浓,远远望去,如一块块翠绿的绸缎。一阵风来,绿绸轻舞,舞姿曼妙婀娜。所有的树木都约好了似的,铆足了劲生长,撑起一片片绿荫。极目远处,连山起伏。山上的松柏苍翠郁郁葱葱,树尖是一层春天的新绿,闪着光泽。远山迷蒙,黛色朦胧。“青山”若是四月春山,一定会更有一番慷慨豪情。

慷慨的四月,花开得灿烂无比。四月的姹紫嫣红,把春之曲推向高潮。满眼的深红浅绿,如一幅色彩铺张的水彩画。四月芳菲,此开彼落,开也开得恣意,落也落得豪气。杏花、桃花,开成一片片云霞。满眼的树与花,人如在桃溪柳陌间穿行,诗意盎然。四月,一切都是盛大的,仿佛一个王朝的太平盛世,有着青春做伴的豪情。四月春深深几许?沉醉于满世界的花香里,不知归路。一路上,还有白玉兰,开得那么风情万种,仿佛一群白鸽,就要扑啦啦振翅而飞了,让人不由得注目流连。

慷慨的四月,人也撒了欢。早春的缩手缩脚早已无影无踪。你看,孩子们一群群出来了,他们在唱:“小燕子,穿花衣,年年春天来这里。我问燕子你为啥来,燕子说,这里的春天最美丽!”稚嫩的童音,让人怦然心动。美丽的春天,在孩子们的歌谣中,活色生香起来。郊外的草,也厚成了一块块绿毯。一位年轻的母亲,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在草地上玩耍。孩子倒在草地上,竟然顺势打了个滚,不肯起来了。这么小的孩子,都想全身全心投入四月的怀抱。如果不是厚厚的草地,孩子断然不会这样撒欢的。

四月,风暖得像温柔光滑的鸟羽,空气里的花香如一个甜美的梦,鸟鸣声宛如错落有致的音符……行走在慷慨的四月,由衷地感恩大自然的馈赠。

林徽因诗中写到:“我说你是人间四月天,笑响点亮了四月风……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,是燕在梁间呢喃,你是爱、是暖、是希望,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。”慷慨四月,暖暖的爱和希望在蓬勃……

大把时光彷徨,一个瞬间成长

□孙欣林

外面天空有些阴沉,云里的雨似下非下。

我坐在办公桌前,手里捧着最新期的周刊,读着木小木的新作,她是一位凭着随笔散文迅速窜红的作者。

这时一个女孩推开门,小心翼翼地向里面张望着,略显拘束地站在我面前,“请坐”我说。女孩略一犹疑,坐下了。为了缓解她的紧张情绪,我一边翻看她的病例,一边同她聊天。

“为什么想要整容呢?”我问道。

“我……我想要变漂亮”女孩弱弱的回答道。

我抬起头,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女孩。五官不算精致,但眼睛很漂亮,总体上让人看着十分舒服。

“你已经很漂亮了。”我试图劝说她。

“不,如果我够漂亮,为什么他不喜欢我。”女孩显得有些忧伤。

我一时语塞,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心里闪过一丝同情。沉默了很久,我开口道:“手术我会安排在一个月以后。”

“这么久!”她的声音近乎愤怒,猛地站起来,带倒了她身后的椅子。我却习以为常,因为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女孩都是这个反应。我不带任何情绪地回答到:“我需要好好准备手术,你需要好好考虑清楚。”女孩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,站在那显得有一丝尴尬,沉默了许久,拿起病例走了出去。

望着她的背影,我想起了高中时候的木小木,拿着笔,有一种冲动,想将木小木的故事写下来。只是,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短短的故事,我却写了一个月,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“木小木”并不是她的原名,是她的笔名,也是她在高中时给自己起的外号。在开学一个月后,木小木迷上了学校最帅的学长,学校那巴掌大的地方,两人能遇见是在正常不过的,但是这些机遇在木小木看来却变成了他们之间的缘分。一个月的暗恋后,又在同学们的“鼓舞”下,木小木做了人生第一件勇敢的事——告白。“我只喜欢我喜欢的女孩,对不起。”这就是学长给木小木的回答。木小木当然没有被打败,再接再厉,一鼓作气。在一个星期以后,学长主动发来消息:“你是短头发啊,女孩子应该留长发才好看啊。”从那以后木小木的头发就再也没有剪过了。学长说喜欢蓝色,木小木的桌上,书包上就都是蓝色。木小木的努力没有白费,学长换了一个女朋友,不过不是她罢了。那段时间,木小木变得很沉默,总是盯着外面的天空发呆。

我放下笔,看一眼电脑上的日期,没想到,短短的几百个字,我写了半个月。可能因为工作太忙,又或者“木小木”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吧。午休时,我接到一通电话,是那个女孩打来的“有人和我告白了,不知道为什么,我很想告诉你。”即使隔着电话,我也仿佛能看到女孩羞涩的笑脸。

“那你还来整容吗?”我随口问道。

长久的沉默后:“……来。”

我挂掉电话,拿出稿纸,继续着那篇未完的故事。

每天都有新的面孔陪在学长身边,这让木小木很绝望。她开始怀疑自己,开始在意自己的穿着,经常盯着镜子发呆,眼里的悲伤仿佛能将自己淹没。

一年后,学长走了,木小木盯着来来往往的人群,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空旷感,朋友告诉她:“心空了,哪里还会满呢。”新一轮的月考成绩如约而至,临近倒数的排名已经是第三次了。久居第一考场的木小木有了挫败感,朋友的劝说,老师的警告,父母失望的眼神像一幅抽象画,被杂糅在一起,清晰地呈现她的眼前。

错了,都错了,木小木知道自己做错了多少,又失去了多少,望着玻璃中的自己,刚来学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,一个一身运动装,一头短发,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女孩从记忆的灰尘中钻了出来。以前的日子虽然无聊,但和同学们一起奋斗的感觉却很幸福。望着窗外滴滴答答的雨,朦胧中有一个身影,穿着一身运动装,一头短发,那是内心深处的自己,那是真正的自己啊。雨停了,天晴了,木小木的心终于明朗了。

一个月后,女孩如约来了。

“我不整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我微笑的看着她。

“这样卑微的我,自己都不喜欢,别人有怎么会喜欢呢。”

余下的时间,我同她说了木小木的故事,不知过了多久,她同我告别,女孩接过我手上的病例,起身离开,在开门前,她看到病例上的字:成长,就是与不完美的自己较量。我看见她的身影顿了一下,随后转过身,对着我微微鞠躬说了一句:“谢谢。”

我抽出一旁的稿纸,心想,是时候结尾了。

“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蝼蚁,穿过黑暗,也算顶天立地了。”

你用了大把时光彷徨,一个瞬间成长。——致平凡中学会成长的女孩。署名,木小木。

放下笔,抬眼望向天空,一切的一切都伴随着回忆,化作一声长叹。人们常说的五味杂陈便是如此吧。

漫长的“改造”

□王征社

有人说:好女人是一所学校。对于我而言,妻子就是一所学校,一所“改造”我不断成长进步的学校。

我和妻子相识于1992年夏天,当时我在海军航空兵某部服现役,妻子则在铜陵有色某企业工作,经过一年三个月的书信往来,我们彼此了解、熟悉、接受了对方。婚后,我在军队,妻子带着女儿留守铜陵,聚少离多,直到女儿5岁左右,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团聚。以前彼此天各一方,妻子对我可谓鞭长莫及,相聚之后,妻子以徽州女人的温柔和执着,从衣食住行等细节入手,对我展开了全方位、系列化“改造”运动。

妻子籍贯徽州太平县,在城市出生成长,也许是遗传基因使然,也许是承接了细水长流、“润物细无声”等徽州文化传统,妻子对我的“改造”可谓春风化雨不留痕迹。

我出生成长在农村,幸运的是年少时被父母送进了学堂,认得几个字。人生识字忧患始。更幸运的是偶尔看过几本书,如《增广贤文》等。加上长期的军队生活,给我的人生打下了深深烙印。形成了个人独特的价值观,如终身学习、自立倔强、克勤克俭等,这些价值观若存之于心,也没有什么,一旦行之于世,必然与现实生活发生碰撞,好在妻子从容大度,且时刻不忘对我“耳提面命”。

老实说,我的性格有许多“先天不足”,比如在穿衣打扮上很是“不拘小节”,甚至“反潮流”,妻子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,常常到商场为我选购衣服和鞋子,出门前帮我挑选搭配衣帽等。妻子经常邀请我陪同她逛逛商场什么的,我一律拒绝,理由是逛商场浪费时间,不如留在家里看书。近几年,妻子又痴迷于淘宝网,在淘宝网上看到中意的衣物,让我为她参考,我的答复是:看不懂,太费劲;若妻子在淘宝网上为我选购衣物,我会半真半假的开一句玩笑:又要在家里搞“时装秀”了。

在吃的方面,妻子用力更勤。我在农村长大,农民炒菜一是油少,二是盐重,否则干不了繁重的体力活。与妻子朝夕相处,发现妻子炒菜,一个是舍得放油,再一个是清淡少盐,一开始对此我不断“发声抗议”,久而久之,吃到盐多的菜反而不习惯。以前在农村读书住校,每个周末背一罐咸菜到校,一个星期6天,餐餐吃咸菜,对咸菜可谓“情有独钟”,而现在,连早餐也很少见到咸菜,代之以稀饭、面包、馒头和面条等。我以前嗜好吃辣,见到什么咸、炒、腌辣椒,立即食欲大增,甚至多吃一碗饭,妻子惧辣,因此,我们家很少见到辣椒,我经常感叹:吃辣椒这一久远的爱好,硬是被妻子生生“剥夺”。

在对待剩菜剩饭方面,我与妻子往往讲不到一起。我总觉得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”,主张“吃不了兜着走”,剩菜剩饭留下来下餐再吃,妻子则认为饭菜不宜反复热,主张饭菜不过夜。认识妻子以前,我吃饭堪称“风卷残云”,喜欢“速战速决”,在妻子的耐心劝说和示范下,现在吃饭也学会了“绣花功夫”,喜欢“细嚼慢咽”了。

2006年元月,我们家完成了“跨越式发展”,从蜗住十年的平房搬进了新楼房。新楼房要有新气象。初搬新房,妻子几乎天天打扫卫生。经过我耐心细致的“思想工作”,近几年,妻子在日日打扫卫生方面有所松动,改为三日小搞一次,一周大搞一次。每次打扫卫生,妻子都把我拉进来,不断让我“接受新任务”,她拖地我就得掸灰,反正一刻也不让我闲下来。有时妻子出门在外,突然想起家里某个角落的卫生,马上打电话给我来个“遥控指挥”。

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。与妻结婚20余年,在妻子不间断的“改造”下,我的变化可谓“突飞猛进”,从一个“毛病”不少的乡下“憨人”,渐而演变成半个城市人。

本报地址: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:244000 电话:总编室:5861226 编辑部:5860131 (传真) 办公室:5861227
广告部:5861508 13605629133(联系人:钱莉) 广告经营许可证:铜广证第3407006号 订阅:全国各地邮局(所) 订价:全年价100.00元 印刷:铜陵日报印刷厂